

T 2570/3202 C

63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 CM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
| Lab D50 2' | 95/0/2   | 81/0/0   | 66/0/0    | 51/0/1    | 35/0/0    | 20/0/0   | 29/19/54 | 55/-39/33 | 42/51/29 | 82/4/79   | 51/50/-13 | 50/-28/-29 |    |    |    |    |    |    |
|            | 38/14/16 | 66/16/18 | 50/-5/-22 | 43/-14/21 | 55/-9/-25 | 71/-32/0 | 62/34/60 | 40/9/-43  | 52/48/17 | 31/21/-21 | 72/-23/57 | 73/19/68   |    |    |    |    |    |    |

63

百壽記序

古者帝王之

久自及於

何猶神志

亦必詳作

服同乎命

來而壽且

備者神其

中德場以

百壽記序

古者帝王之

久自及於

何猶神志

亦必詳作

服同乎命

來而壽且

備者神其

中德場以

百壽記序

古者帝王之

久自及於

何猶神志

亦必詳作

服同乎命

來而壽且

備者神其

中德場以

晉書載記序

古者帝王乃生奇類淳維伯禹之苗裔豈異類哉

反首衣皮殮糴飲漣而震驚中域其來自遠天未

悔禍種落彌繁其風俗險詖性靈馳突前史載之

亦以詳備軒帝患其干紀所以徂征武王竄以荒

服同乎禽獸而於露寒之野候月覘風覩隙揚埃

乘間騁暴邊城不得緩帶百姓靡有室家孔子曰

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此言能教訓卒伍整齊

車甲邊場既伏境內以安然則燕築造陽之郊秦

壘臨洮之險登天山絕地脉苞玄菟款黃河所以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藏

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豫如此漢宣帝初納呼韓  
居之亭鄣委以侯望始寬戎狄光武亦以南庭數  
萬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董卓之亂  
則汾晉之郊蕭然矣郭欽騰棧於武帝江統獻策  
於惠皇皆以為魏虜戎夷繡居都鄙請移沙塞  
之表定一殷周之服統則憂諸并部欽則慮在盟  
津言猶自口元海已至語曰失以蒙瞽晉鄉大夫  
之辱也聰之誓言兵東兼齊地曜之馳旆西踰隴山  
覆沒兩京蒸徒百萬天子陵江御物分據地險迴  
首中原力不能救劃長淮以北大抵棄之胡人利

我艱虞分蹏起亂晉臣或阻兵遐遠接武效元大  
凡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  
石勒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  
三十六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  
魏後一年苻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  
燕是歲自行建後一年也僞始潛號後三十一年  
後廩慕容垂據鄴後一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是  
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  
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  
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秃髮烏孤據廉川稱南涼段

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李弼成盛據敦煌稱西涼  
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譙縱據  
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  
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提封天下十  
其六莫不龍旌帝服建社開枋華夷咸暨人物斯  
在或塞通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雄據內卷師旅  
外并窮兵凶於勝負盡人命於鋒鏑其為戰國者  
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為之禍首云

載記第一

晉書百一

唐太宗皇帝

御撰

劉元海

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名犯高祖廟諱  
故稱其字為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  
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烏珠留  
若鞮單于子右奧鞮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入  
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即單于所徙庭也中  
平中單于荒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  
會荒渠為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為

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于河內於扶  
羅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即元  
海之父也魏武分其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其  
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大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  
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良中  
部居大陵劉氏雖分居五部然皆家于晉陽汾澗  
之隕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有  
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鬣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  
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且所見魚變爲  
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

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  
吾昔從邯鄲張罔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  
三世必大昌仿佛相符矣自是十二月而生元海  
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齠齡英慧七歲遭母憂  
擗踴號叫哀感旁鄰宗族部落咸共歎賞司空  
太原王昶等聞而嘉之並遣弟賻幼好學師事上  
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  
傳孫吳兵法畧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  
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  
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

耻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學武事，妙絕於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有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師或等皆善相人，及見元海，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恩。太原王渾、虛襟交之，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為任子在洛陽，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後，渾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名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鑒，雖由余曰，確無以加也。」濟對

曰：「元海儀容機識，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拊善孔恂，恂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摧乎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為陛下寒心。若卒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壽咨將帥。上黨李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也。」熹勃然曰：「以匈奴之勁



悍元海之曉兵奉官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對賊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後王弥徙洛陽東歸元海飲弥於九曲之濱泣謂弥曰王渾李熹以鄉曲見知每相親達詎間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為書吾本無宦情性足下明之恐死洛陽永與子別因慷慨歎飲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為之流涕齊王攸時在無曲比聞而馳遣視之見元海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元海長者渾為君王保明之且大晉

方表信殊俗懷遠以德如之何以無  
萌之疑殺人  
侍子以示晉德不弘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元海代為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僉傑無不至者幽冀名儒後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遊焉楊駿輔政以元海為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未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穎鎮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元海從祖故比部都尉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為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

與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左賢王元海姿器絕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也於是密共推元海為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之元海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穎實背之也穎為皇太弟以元海為太弟屯騎校尉惠帝伐穎次于蕩陰穎假元海輔國將軍督北城守事及六軍敗績穎以元海為冠軍將軍封盧奴伯并州刺史東瀛公騰

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元海說穎曰今二鎮跋扈眾餘十萬恐非宿衛及近都士庶所能禦之請為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眾可保發已不縱能發之鮮卑烏丸勁速如風雲何易可當邪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銳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勲於王室威恩光洽四海欽風孰不思為殿下沒命投軀者哉何難發之有乎王浚豈子東嬴踈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可復至乎縱達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

紙檄尺書誰為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  
殺下勉撫士衆靖以鎮之當為殺下以二部摧東  
瀛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穎悅拜  
元海為北單于叅丞相事元海至左國城劉宣等  
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於離石王  
浚使將軍祁弘率鮮卑攻鄴穎敗挾天子南奔洛  
陽元海曰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  
與其有言矣不可不救於是命右於陸王劉景左  
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將討鮮卑劉宣等  
固諫曰晉為無道奴隸御我是以右野王猛不勝

其忿屬晉綱未弛大事不遂石賢塗地單于之耻  
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下厭晉德  
授之於我單于積德在躬為晉人所服方當與我  
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可以以為授奈何  
距之而拯仇敵今天假手於我不可遠也遠天不  
祥逆衆不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單于勿疑元  
海曰善當為崇岡峻阜何能為培塿乎夫帝王豈  
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  
授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  
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為魏氏雖然

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乃遷於左國城遠人歸附者數萬永興元年元海乃為壇於南郊僭即漢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應期廓開大葉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漢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過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揚雋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邁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於夏商卜世過於姬氏而元成多僻衰平短

詐賊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聖武恢復鴻基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俾三光晦而復明神器幽而復顯顯宗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累葉重暉炎光再闡自和安已後皇綱漸頽天步艱難國統頻絕黃巾海沸於九州羣閹毒流於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尋故孝愍委棄萬國昭烈播越岷蜀與不終有泰旋軫舊京何圖天末悔禍後帝窘辱自杜稷淪喪宗廟之不血食四十年于茲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氏父子兄弟迭相殘滅黎庶塗炭靡所控告

孤今猥為羣公所推紹脩三祖之業顧茲庭闈戰  
惶靡厝但以大耻未雪社稷無主銜膽栖水勉從  
羣議乃赦其境內年號元熙追尊劉禪為孝懷皇  
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  
呼延氏為王后置百官以劉宣為丞相崔游為御  
史大夫劉宏為太尉其餘餘獲授者差東瀛公騰  
使將軍聶玄討之戰于大陵玄師敗績騰懼率并  
州二萬餘戶下山東遂所為寇元初河遣其建武  
將軍劉曜寇太原苻氏屯留長子中始皆陷之二  
年騰又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討之次于離石汾

城元海遣其武牙將軍劉欽等六軍距瑜等四戰  
瑜皆敗欽振旅而歸是歲離石大飢遷于黎亭以  
就邸閣穀留其太尉劉宏護軍馬景守離石使人  
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以其前將軍劉景為使時  
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要擊并州刺史劉琨于版  
橋為琨所敗琨遂據晉陽其侍中劉殷王育進諫  
元海曰殿下自起兵已來漸已一周而顛守偏方  
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夾撻一擲梟劉琨定河  
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尅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眾  
席卷洛陽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創啓鴻基

尅殄彊楚者也元海悅曰此孤心也遂進據河東  
攻寇蒲阪平陽皆陷之元海遂入都蒲子河東平  
陽屬縣壘壁盡降時汲桑起兵趙魏上郡四部鮮  
卑陸逐延氏可大單于徵東萊王弥及石勒等並相  
次降之元海悉署其官爵永嘉二年元海僭即皇  
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永鳳以其大將軍劉和為大  
司馬封梁王尚書令劉歡樂為大司徒封陳留王  
御史大夫呼延翼為大司空封鴈門郡公宗室以  
親疎為等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勲謀為差皆封郡  
縣公侯太史令宣于脩之言於元海曰陛下雖龍

興鳳翔奄受大命然遺晉未殄皇居仄陋紫宮之  
變猶鍾晉氏不出二年必剋洛陽蒲子崎嶇非可  
久安平陽勢有紫氣兼陶唐舊都願陛下上迎乾  
象下協坤祥於是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  
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  
元海以為已瑞大赦境內改年河瑞封子裕為齊  
王隆為魯王於是命其子聰與王弥進寇洛陽劉  
曜與趙固等為之後繼東海王越遣平北將軍曹  
武將軍宋抽彭默等距之王師敗績聰等長驅至  
宜陽平昌公模遣將軍淳于定呂毅等自長安討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載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載  
之戰于宜陽之等敗績聰恃連勝不設備弘農太守桓延詐降夜襲聰軍大敗而還元海素服迎師是冬復大發卒遣聰彌與劉曜劉景等率精騎五萬寇洛陽使呼延翼率步卒繼之敗王師于河南聰進屯于西明門護軍賈胤夜薄之戰于大夏門斬聰將呼延顥其衆遂潰聰迴軍而南僻於洛水尋進屯宣陽門曜屯上東門彌屯廣陽門景攻大夏門聰親祈嵩嶽令其將劉厲呼延朗等督留軍東海王越命叅軍孫詢將軍丘光樓哀等率帳下勁卒三千自宣陽門擊朗斬之聰聞而馳還厲懼

之罪已也范水而死王弥謂聰曰今既失利洛陽猶固殿下不如還師徐為後舉下官當於兗豫之間收兵積穀伏聽嚴期宣于脩之又言於元海曰歲在辛未當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元海馳遣黃門郎傳詢召聰等還師王弥出自轅轅越遣薄盛等追擊弥戰于新汲弥師敗績於是攝蒲阪之戍還於平陽以劉歡樂為大傅劉聰為大司徒劉延年為大司空劉洋為大司馬赦其境内立其妻單氏為皇后子和為皇太子封子义為北海王元海寢疾將為顧託之討以歡樂為太宰

洋為大傅延年為太保聰為大司馬大單于並錄  
尚書事置單于臺于平陽西以其子裕為大司徒  
元海疾篤召歡樂及洋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以  
水嘉四年死在位六年偽謚光文皇帝廟號高祖  
墓號永光陵子和立

劉和

和字玄泰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夙成習毛  
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及為儲貳內多猜忌馭下無  
恩元海死和嗣位其衛尉西昌王劉銳宗正呼  
延攸恨不叅顧公也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計

而使三王惣疆立於內大司馬握十萬勁卒居乎  
丘郊陛下今便五寄坐耳此之禍難未可測也願  
陛下早為之所和即攸之甥也深然之召其領軍  
劉欽馬景等告之咸曰先帝向在殯宮四王未有  
逆節今忽一旦自相魚肉臣恐人不食陛下之餘  
四海未定大業甫爾願陛下以上成先帝鴻基之  
志且塞耳勿聽此狂簡之言也詩云豈無他人不  
如我同父陛下既不信諸弟復誰可信哉銳攸怒  
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於是命左右刃之景懼曰  
惟陛下詔臣等以死奉之蔑不濟矣乃相與盟于



東堂使銳 景攻聰收率劉安國攻裕使侍中劉  
乘武衛劉欽攻魯王隆尚書田密武衛劉璿攻北  
海王又密璿等使人斬關奔于聰聰命貫甲以待  
之銳知聰之有備也馳還與收乘等會攻隆裕收  
乘懼安國欽之有異志也斬之是日斬裕及隆聰  
攻西明門剋之銳等奔入南塞前鋒隨之斬和于  
光極西室銳收梟首通衢

劉宣

劉宣字士則朴鈍少言好學諸家師享樂安孫炎  
沉精積思不捨晝夜好毛詩左氏傳炎母歎之曰

宣若遇漢武當踰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  
閭蓋數年每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嘗不反覆  
誅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兩公獨擅美於  
前矣并州刺史王廣言之於武帝帝召見嘉其言  
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虛耳今見其進止風儀  
真所謂如珪如璋觀其性質足能撫集本部乃以  
宣為右部都尉特給赤幢曲蓋莅官清恪所部懷  
之元海即王位宣之謀也故特荷尊重勳戚莫二  
軍國內外靡不專之

載記第卷  
晉書百

載記卷第二

晉書百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劉聰  
子粲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元海第四子也母曰張夫人  
初聰之在孕也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元海曰  
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日而生聰焉夜有日光之  
異形躡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幼  
而聰悟好學博通經史八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  
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  
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十五習擊刺

晉書百二

猿臂善射，力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元海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弱冠游于京師，名士莫不交結，樂廣、張華尤異之也。新興太守鄭頤辟為主簿，舉良將入為驍騎別部司馬，累遷右部都尉。言於撫接五部豪右，無不歸之。河間王顥表為赤中郎將，聰以元海在鄴，懼為成都王穎所害，乃上奔成都王，拜右積弩將軍。叅前鋒戰事，元海為北單于立為右賢王，隨還右部及郎大單于位，更拜鹿蠡王。既殺其兄和，羣臣勸即尊位，聰初讓其弟北海王乂，乂與公卿泣涕。

固請聰久而許之，曰：「乂及羣公正以四海未定，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家國之事，孤敢不祗從。今便欲遠遵魯隱，待八年長復子明，辟於是。」永嘉四年，僭即皇帝位。八赦境內，改元年。光興尊元海妻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為帝太后，乂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為皇后，封其子粲為河內王，署使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易河間王。翟彭城、三悺、高平王遣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衆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轅轅，周旋梁陳汝之間，陷壘壁百餘，以其

司空劉景為大司馬左光祿劉殷為大司徒右光祿王育為大司空偽太后單氏姿色絕麗聰承焉單即人之母也又屢以為言單氏慙恚而死聰悲悼無已後知其故又之寵因此漸衰然猶追念單氏未便黜廢又尊母為皇太后后署其衛尉呼延晏為使持節前鋒大都督前軍大將軍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川命王彌劉曜及鎮軍石勒進師會之晏比及河南王師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彌等未至晏留輜重千張方故壘遂寇洛陽攻陷平昌門焚東陽宣陽諸門及諸府寺懷帝遣

河南尹劉默距之王師敗於杜門晏以外繼不至出自東陽門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餘人而去時帝將濟河東遣具船于洛水晏盡焚之還于張方故壘王彌劉曜至復興晏會圍洛陽時城內飢甚人皆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宜陽門陷彌晏入于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曜於是害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為京觀遷帝及惠帝羊后傳國六璽于平陽聰大赦改年嘉平以帝為特進左光祿大夫平阿公遣其平西趙染安西劉雅率騎二萬攻南陽王模

于長安粲曜率大衆繼之染敗王師于潼關將軍  
呂毅死之軍至于下邳模乃降染染送模於粲粲  
害模及其子范陽王黎送衛將軍梁芬模長史魯  
繇兼散騎常侍杜鰲辛謚及北宮純等于平陽聰  
以粲之害模也大怒粲曰臣殺模本不以其晚識  
天命之故但以其晉氏肺腑洛陽之難不能死節  
天下之惡一也故誅之聰曰雖然吾恐汝不免誅  
降之殃也夫天道至神理無不報署劉曜為車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改封中山王鎮長  
安王彌為大將軍封齊公尋而石勒等殺弥於巴

吾而并其衆表彌叛狀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  
輔有無上之心又恐勒之有二志也以彌部衆配  
之劉曜既據長安安定太守賈延及諸氏羌皆送  
質任唯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固守不降  
護軍麴允潁陽令梁肅自京兆南山將奔安定遇  
疋仁子於陰密擁還臨涇推疋為平西將軍率衆  
五萬攻曜於長安扶風太守梁綜及麴特竺恢等  
亦率衆十萬會之曜遣劉雅趙染來距敗績而還  
曜又盡長安統率與諸軍戰于黃立曜衆大敗中  
流矢退保甘泉杜人王禿紀特等攻劉粲二新豐

粲還平陽曜攻陷池陽掠萬餘人歸于長安時閔  
鼎等奉奉主為皇太子入于雍城關中戎晉莫不  
響應聰后呼延氏死將納其太保劉殷女其弟又  
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景等皆  
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  
既殊納之為允聰大悅使其兼大鴻臚李弘拜殷  
二女為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  
為貴人位次貴嬪謂弘曰此女輩皆姿色超世女  
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  
保胤自有周與聖氏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為恨耳

且魏司空東萊王世當世大儒豈不達礼乎為子  
納司空太原王況之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太  
悅賜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吾子弟輩於  
是六番之寵傾於茲宮聰稀復出外事皆中黃門  
幼柔左貴嬪決之聰假懷帝儀同三司封會稽郡  
公庾珉等以次加秩聰引帝入讌謂帝曰卿為豫  
章王時朕嘗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言  
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  
善為詞賦試為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為盛德頌卿  
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等卿與

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柎兮銀研卿頗憶否帝曰  
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  
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之意也  
大漢將應軋受歷故為陛下自相驅除且臣家若  
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也至日  
乃出以小刘貴人賜帝謂帝曰此名公之孫今  
時以相妻卿宜善遇之拜刘為會稽國夫人遣其  
鎮北斬仲冠太原平北卜羽率衆繼之冲攻太原  
不剋而歸罪於羽輒斬之聰聞之大怒曰此人朕  
所不得加刑冲何人哉遣其御史中丞浩行持節

斬冲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擣坐魚蟹不供將作大  
匠望都公斬 坐温明微光二殿不成皆斬于東  
市聰游獵無度常晨出暮歸觀漁於汾水以燭繼  
書中軍王敦諫曰今大難未夷餘晉假息陛下不  
惧白龍魚服之禍而昏夜忘歸陛下當思先帝創  
業之艱難嗣承之不易鴻業已甫四海屬情何可  
墜之於垂成隳之於將就比竊觀陛下所為臣實  
痛心疾首有曰矣且愚人係漢之心未專而思晉  
之懷猶盛刘琨去此咫尺之間狂狷制客息頃而  
至帝王輕出一夫敵耳願陛下改往脩來則億兆

幸甚聰大怒命斬之上夫人王氏叩頭乞哀乃囚之詔獄聰母以聰刑怒過差三日不食弟子又桀並輿櫬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其大宰劉延年及諸公卿列侯百有餘人皆免冠涕泣固諫曰光文皇帝以聖武膺期創建鴻祚而六合未一夙世升遐陛下睿德自天龍飛紹統東平洛邑南定長安真可謂功高周成德超夏啓往也唐虞今別陛下歷觀書記未有此比而頃頻以小務不供而斬王公直言忤旨便囚大將游獵無度機管不備臣等竊所未解臣等所以破

肝糜胃忘寢與食者也聰乃赦彰麴特等圍長安劉擢連戰敗績乃驅掠士女八萬餘口退還平陽因攻司徒傅祗于三渚使其右將軍劉叅攻郭默于懷城祗病卒城陷遷祗孫純粹并其二萬餘戶于平陽縣聰贈祗太保純粹皆給事中謂祗子暢曰尊公雖不達天命然各忠其主吾亦有以亮之但晉主已降天命非人所支而虜劉南鄙沮亂邊萌此其罪也以元惡之種而贈同勳舊逆臣之孫荷榮禁闔鄉知皇漢之德弘曠以不暢曰陛下每嘉先臣不以小臣之故而虧其忠節及是恩也自



是明主伐國弔人之義臣輒同萬物未敢謝生於自然聰遣劉粲劉曜等攻劉琨于晉陽琨使張喬距之戰於武灌喬敗績死之晉陽危懼太原太守高喬琨別駕郝聿以晉陽降粲琨與左右數十騎攜其妻子奔于趙郡之亭頭遂如常山粲曜入于晉陽先是琨與代王猗盧結為兄弟乃告敗於猗盧且乞師猗盧遣子日利孫賓六須及將軍衛雄姬澹等率衆數萬攻晉陽琨收散卒千餘為之鄉導猗盧率衆六萬至于狼猛曜及賓六須戰于汾東曜墜馬中流矢身被七創討虜傅武已馬授曜

曜曰當今危亡之極人各思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矣武泣曰武小人蒙大王識技以至於此當思効命今其時矣且皇室始基大難未弭天下何可一日無大王也於是扶曜乘馬驅令渡汾迴而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劉粲等掠百姓踰蒙山道歸猗盧率騎追之戰于藍谷粲敗績斬其征虜邢延獲其鎮北劉豐琨收合離散保于陽曲猗盧戍之而還正旦聰燕于光極前殿逼帝行酒光祿大夫庾珉王雋等起而大哭聰惡之會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聰遂鳩帝而誅珉雋復以賜帝劉

夫人為貴人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立左貴嬪劉氏  
為皇后聰將為劉氏起鷄儀殿於後庭廷尉陳元  
達諫曰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冢故皇天亦祐之  
知子夫天生蒸民而樹之君者使為之父母以刑  
賞之不欲使殿屎黎元而蕩逸一人晉氏閔霍視  
百姓如草莽故上天剿絕其祚乃眷皇漢蒼生引  
領息肩懷更蘇之望有日矣我高祖光文皇帝靖  
言惟茲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后妃  
嬪服無綺絲重逆羣臣之請故建南北宮焉今光  
聖之前是以朝羣后饗萬國矣昭德溫明已後足

可以容六宮列十二等矣陛下龍興已來外殄二  
京不世之寇內興殿觀四十餘所重之以饑饉疾  
疫死亡相屬兵疲於外人怨於內為之父母固若  
是乎伏聞詔旨將營鷄儀中宮新立誠臣等樂為  
子來者也竊以大難未夷宮宇粗給今之所營尤  
實非宜臣聞太宗承高祖之業惠呂息役之後以  
四海之富天下之殷尚以百金之費具而輟露臺歷  
代垂羨為不朽之迹故能斷獄四百擬於成康陛  
下之所有不過太宗二郡地可戰守之備者豈僅  
匈奴南越而已哉孝文之廣思費如彼陛下之狹

欲損如此愚臣所以敢昧死犯顏色冒不測之禍  
者也聰大怒曰吾為萬機主將營一殿豈問汝鼠  
子乎不殺此奴沮亂朕心朕殺何當得成邪將出  
斬之并其妻子同梟東市使羣鼠共穴特在逍遙  
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  
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  
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游有云臣得與龍逢此  
子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鎔  
鬻而入及至即以鎖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  
甚劉氏特在後堂密遣中常侍私勅左右停刑於

是手疏切諫聰乃切肝引元達而謝之易道遙園  
為納賢園李中堂為魏賢堂時愍帝即位于長  
安聰遣劉曜及司徒喬智明武牙李景年等寇長  
安命趙染率衆赴之時大都督麴允據黃白城累  
為曜染所敗染謂曜曰麴允率大衆在外長安可  
襲而取之得長安幸與白城自服願大王以重衆守  
此染請輕騎籠衣之曜乃承制加染前鋒大都督安  
南大將軍以精騎二千配之而進王師敗於渭陽  
將軍王廣死之染夜入長安外城帝奔射鴈樓染  
焚燒龍尾及諸軍營殺掠千餘人且退屯逍遙園

麴允率衆襲曜連戰敗之曜入粟邑遂歸平陽時  
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  
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  
臭聞于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  
延公卿已下問曰朕之不德致有斯異其各極言  
勿有所諱陳元達及博士張師等進對曰星變之  
異其禍行及臣恐後庭有三后之事亡國喪家靡  
不由此願陛下慎之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  
既而劉氏產一蛇一猛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  
頃之見在隕肉之旁俄而劉氏死乃失此肉哭聲

亦止自是後官亂寵進御無序矣聰以劉易爲太  
尉初置相國官上公有殊勲德者死乃贈之於是  
大定百官置太師丞相自大司馬以上七公位皆  
上公祿綬綬遠遊冠置輔漢都護中軍上軍撫軍  
鎮衛京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武牙大  
將軍營各配兵二千皆以諸子爲之置左右司隸  
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  
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首  
吏部置左右選曹尚書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次  
僕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亞公以其子粲爲

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封晉王食五都劉延年錄尚書六條事劉景爲太師王育爲太傅任顓爲太保馬景爲大司徒朱紀爲大司空劉曜爲大司馬曜復次渭汭趙染次新豐索綝自長安東討染染狃于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管徽曰今司馬鄴君臣自以逼僭王畿雄劣不同必致死距我將軍宜整陣案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因獸猶鬪況於國乎染曰以司馬模之疆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豈豈能汚吾馬蹄刃刃邪要擒之而後食晨率精騎數百馳出逆之戰于城西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

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見之於是斬徽徽臨刑謂染曰將軍復諫違謀戇而敗敗而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顏面瞬息世間我衣紵爲之於前將軍踵之於後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太司馬而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爲徒要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服牀枕而死叱刑者曰今吾面東向大司馬曜聞之曰蹄泚不容足鯉染之謂也曜還師攻郭默于懷城收其米粟八千萬斛列三屯以守之聰遣使謂曜曰今長安無息劉琨游魂此國家所尤宜

先除也郭默小醜何足以勞公神畧可留征虜將軍具立王翼光守之公其還也於是曜歸蒲阪俄而徵曜輔政趙染寇此地夢魯傲大怒引弓射之染驚悸而寤且將攻城中弩而死聰以粲為相國摠百揆省丞相以并相國平陽地震列嵐拔樹發屋光義人羊充妻產于二頭其兄竊而食之三日而死聰以其太廟新成大赦境內改年建元雨血於其東宮延明殿徹在在地者深五寸劉又惡之以訪其太師盧志大庾崖瑋太保許遐志等曰王上往以殿下為太弟也蓋以安眾望也志在晉王

父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歸之相國之位自魏武已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詔置之為贈官今忽以晉王君之羽儀威尊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置太宰大將軍及諸王之營以為羽翼此事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以不測之危厄在於旦夕宜早為之所四衛精兵不減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相國輕挑正可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得也殿下但當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

不慮為異也。又弗從，乃止。聰如中護軍，斬準，第納其二女為左右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為皇后，東宮舍人荀裕告盧志等勸又謀反，又不從之。狀聰於是收志，瑋退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下，抽監守東宮，禁又朝賀。又憂懼不知所為，乃上表自陳，乞為黔首，并免諸子之封。聰美晉王粲，官登儲副，抽又抑而弗通。其青州刺史曹嶷攻汶陽關，公立隋之害齊郡太守徐浮執建威劉宣，齊魯之間郡縣壘碎，降者四十餘所。嶷遂略地西下，祝阿平墜，衆十餘萬，臨河置

戍而歸于臨淄。嶷於是遂有雄據全齊之志。石勒以嶷之懷二也，請訂之聰，又憚勒之并齊，乃寢而弗許。劉曜濟自盟津，將攻河南，將軍魏該奔于一泉塢，曜進攻李矩于滎陽，矩遣將軍李平師於成臯，曜覆而滅之。矩恐送質，請降，時聰以其皇后勸氏為上皇后，立貴妃劉氏為左皇后，右貴嬪勸氏為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以三后之立也，極諫，聰不納，乃以元達為光祿大夫，外示優賢，內實奪其權也。於是太尉范隆、大司馬劉卅、大司空呼延晏、尚書令王猛等皆抗表遜位，以讓元達。聰乃以元

達為御史大夫儀同三司劉曜寇長安頻為王師所敗曜曰彼猶彊盛弗可圖矣引師而歸聰宮中鬼夜哭三日而聲向右隸寺乃止其上皇后靳氏有淫穢之行陳元達奏之聰廢靳靳慙志自殺靳色深化元達劉曜進師上黨將攻陽曲聰遣使謂曜曰長安擅命國家之深耻也公宜以長安為先陽曲一委驃騎天時人事其應至矣公其亟還曜遂滅郭邁朝于聰遂如蒲阪平陽地震雨血于東宮廣袤頃餘劉曜又進軍屯于粟邑麴允飢甚去

黃白而軍于靈武曜進攻上郡太守張禹與馮翊太守梁肅奔于允吾於是關右翕然所在應曜曜進據黃臯聰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時聰中常侍王沉宣懷俞客中宮僕射郭獫中黃門陵脩等皆寵幸用事聰游宴後宮或百日不出羣臣皆因沉等言事多不呈聰率以其意愛憎而決之故或有勲舊功臣而弗見叙錄姦佞小人數日而便至二千石者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之賞後宮之家賜賚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沉等車服宅宇皆踰於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為內史令長者二十



餘人皆奢僭貪殘賊害良善斬準合宗內外詔以  
事之郭猗有憾於刘又謂刘察曰太弟於三上之  
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  
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  
一日有風塵之寔臣竊為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  
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貪齒孰不係仰萬機事  
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  
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大將軍為皇太子  
又許衛軍為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  
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三

茲舉禽獸之不若也昔父親人人豈親之今又苟  
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  
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歲  
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讎作難事淹變生宜早為  
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臣  
屢啓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  
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殊  
每所聞必言其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  
密表其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  
王皮衛軍司馬刘惇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

問之必可知也。粲深然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敷被流涕，皮惇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為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啓，卿即答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誑，偽故也。皮惇許諾。粲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書。粲以為信，然初靳準從妹為父孺子，滂于侍人，又怒殺之，而屢以嘲準。準深慙，悉說

粲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擊，望也。至是，準又說粲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粲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亟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粲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尅季春構變，殿下宜為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粲曰：「為之奈何？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宮愚意，宜緩東宮之禁，固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

與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  
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大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  
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殿  
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  
王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  
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粲命卜抽  
引兵去東宮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  
之事一決於粲唯發中自殺生除授王沉郭荷等  
意所欲皆從之又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譙戲或三  
日不醒聰臨上秋閣誅其特進蔡母達太中大夫

公師或尚書王琰田歆少府陳休左衛卜崇太司  
農朱誕等皆羣閹所忌也侍中卜幹泣諫聰曰陛  
下方隆武宣之化欲使幽谷無者繁奈何一日先  
誅忠良將何以垂之於後昔秦愛三良而殺君子  
知其不霸以晉厲之無道尸三卿之後猶有不忍  
之心陛下如何忽信左右愛憎之言欲一日尸七  
卿詔尚在臣聞猶朱宣露乞垂皇天之澤迴雷霆  
之威且陛下直欲誅之耳不露其罪名何以示四  
海此豈是帝王三訊之法邪因叩頭流血王沉叱  
幹曰卜侍中欲距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為庶人

太宰劉易及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  
光祿大夫王延壽詔闕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  
紀政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螟蟥王化之蠹賊  
也故文王以多士基周桓靈以羣阹亡漢國之興  
亡未有不由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官者占  
政武元安順豈足為故事乎今王沉等乃處常伯  
之位握生死與奪於中勢傾海內愛憎任之矯弄  
詔旨欺誣日月內誦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  
於人三矣王公見之駭目卿宰望塵下車銓衡迫  
之選舉不復以實士以屬舉政以賄成多樹姦徒

劉聰

殘毒忠善知王琰等忠臣必盡節於陛下懼其姦  
萌發露陷之極刑陛下不垂三察猥加誅戮怨感  
穹蒼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恹賢愚傷懼沉等皆另鋸之  
餘背恩忘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  
荅軋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責任之昔齊桓  
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黃皓而滅此皆覆車於前  
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炭皆沉等之由  
願陛下割翦凶醜與政之流引尚書御史朝省萬  
機杞固與公卿五日一入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  
其言忠臣得達其意則眾災自弭和氣呈祥今遣

晉末殄巴蜀未賓石勒潛有跨趙魏之志曹嶷密有王全齊之心而復以沉等助亂大政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復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桓侯膏肓之疾後雖欲療之其如病何請免沉等中付有司定罪耶以表示沉等笑曰是兒等為元達所引遂成癡也寢之沉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誡坎幸得備洒掃宮闈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讎及深恨陛下願收大造之恩以臣等爵之鼎下皇朝上下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憤然卿復何足恨乎更以訪粲粲盛稱沉等忠清乃心

王室聰大悅封沉等為列侯太宰劉劭詣門又上疏固諫聰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達突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既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歸而自殺北地飢甚人相食噉羌酋大軍須運糧以給劭昌劉雅擊敗之劭允與劉曜戰于磻石谷王師敗績允奔靈武平陽大飢流叛死二十有五六石勒遣石越率騎二萬屯于并州以懷撫叛者聰使黃門侍郎喬詩讓勒勒不奉命潛結曹嶷規為鼎峙之勢聰立上皇后樊氏即張氏之侍婢也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爾璽綬者七人

朝廷內外無復綱紀阿諛日進貨賄公行軍旅在外飢疫相仍後宮賞賜動至千萬劉敷憂泣言之聰不納怒曰爾欲得使汝公死乎朝朝多生來哭人敷憂忿發病而死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斬雀率部人收而埋之哭声聞於十餘里後乃鑿土飛出復食黍豆平陽飢甚司隸部人奔于異州二十萬石越格之故也大岷豕交于相國府門又交于宮門又交司隸御史明有豕著進賢冠并聰坐犬冠武冠帶綬与豕並共俄而闕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聩甚無誠懼之心譙群臣

于光極前殿引見其太弟义容貌毀悴鬚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對之悲慟縱酒極歡待之如初刘曜陷長安外城愍帝使侍中宋敞送牋于曜帝肉袒牽羊與觀街驛出降及至平陽聰以帝為光祿大夫懷安侯倭擊告于太廟大赦境內改年麟嘉麴允自殺聰東宮四門無故自壞後内史女人化為丈夫時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国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

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為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  
國中大亂相殺害居家死亡畧盡但可求明輩十  
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  
歸道遇一國曰猗左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  
一枚曰為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  
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祝上  
俄而蘇使左右机上取皮囊開之一方白有玉題  
文曰猗左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  
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  
死也及聰死與此玉并葬焉時東宮鬼哭赤虹經

天南有一岐三日並照各有兩珥五色甚鮮客星  
歷紫宮入於天獄而滅太史令康相言於聰曰地  
虹見彌天一岐南徹三日並照客星入紫宮此皆  
大異其徵不遠也今虹達東西者許洛已南不可  
圖也一岐南徹者李氏當仍跨巴蜀司馬戲終據  
全吳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為明王皇漢雖苞括  
二京龍騰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大陰之憂  
其在漢域乎漢既據中原歷命所屬紫宮之異亦  
不在他此之深重胡可盡言石勒鳩視趙魏曹疑  
狼顧東齊鮮卑之衆星布燕代齊代燕趙皆有將

大之氣願陛下以東夏為慮勿顧西南吳蜀之不能北侵猶大漢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師寡蜀勒衆精盛若遇趙魏之銳燕之突騎自上黨而來曹叡率二齊之衆以繼之陛下將何以抗之紫宮之變何必不在此乎願陛下早為之所無使兆人生心陛下誠能發詔外以遠追秦皇漢武循海之事內為高帝圖楚之計無不剋矣聰覽之不悅劉粲使王平謂劉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勅裏甲以備之乂以為信然令命官臣裏甲以居粲馳遣少府卿王沉等曰向也王平告云東宮陰備非常

將若之何準白之聰大驚曰豈有此乎王沉等曰聲曰臣等乂聞但恐言之陛下弗信於是使粲圍東宮粲道沉準收氏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乃自誣與乂同造逆謀聰謂沉等言曰而今而後吾知卿等忠於朕也當念為知無不言勿恨徃日言不用也於是誅乂素所親厚大臣及東宮官屬數十人皆斬準及闡豎所怨也廢乂為北都王粲使準賊殺之坑士衆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為之空氏羌叛者十餘萬落以斬準行車騎大將軍以討之時聰境內大蝗平陽異雍



尤甚斬隼討之震其二子而死河汾大溢漂沒千餘家東宮災異門閣宮殿蕩然立粲為皇太子大赦殊死已下以粲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政如前聰校獵上林以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粲言於聰曰今司馬氏跨據江東趙固李矩同逆相濟興兵聚眾者皆以子鄴為名不如除之以絕其望聰然之趙固郭默攻其河東至於絳邑右司隸部人盜牧馬負妻子奔之者三萬餘騎騎兵將軍劉勳追討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劉頡遮邀擊之為固所敗使粲及劉雅等伐趙固次

于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聞而惡之李矩使郭默郭誦救趙固屯于洛汭遣耿稚張皮潛濟襲粲具丘王翼光自厘城規之以告粲粲曰征東南渡趙固望聲逃竄彼方憂自固何暇來邪且聞上身在此自當不敢北規况敢濟乎不須驚動將士也是夜稚等襲敗粲軍粲奔據陽鄉稚館穀粲壘雅聞而馳還柵于壘外與稚相持聰聞粲敗使太尉范隆率騎赴之稚等懼率眾五十突圍趨北山而南劉勳追之戰于河陽稚師大敗死者三千五百人投河死者千餘人聰所居

益斯則百堂災焚其子會稽王哀已下二十有一人聰聞之自投於牀哀塞氣絕良久乃蘇平陽西明門社自亡霍山崩署其驃騎大將軍濟南王劉騏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衛大將軍齊王劉勣為大司徒中常侍王沉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為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等諫曰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敷育之義生永宗廟母臨天下亡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世德名宗幽閑淑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舟妣氏以

興關雎之化饗食則百世之祚永孝成任心縱欲以婢為后使皇統亡絕社稷淪傾有周之隆既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從麟嘉以來亂淫於色縱沉之弟女刑於小醜猶不可塵瓊寢汗清廟況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猿象玉篲而對腐木朽楹哉臣恐無福於國家也聰覽之大怒使宣懷謂榮曰鑒等小子慢侮國家狂言自口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竟於是收鑒等送市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鑒等臨行王沉以杖叩之曰庸

奴復能為惡乎乃公何與汝事豎瞋目叱之曰豎  
子使皇漢滅者坐汝鼠輩與靳準耳要當訴  
汝於先帝取汝等於地下斃之曰靳準梟聲且  
鏡形必為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皆斬之  
聰又立其中常侍宣懷養女為中皇太后鬼哭於  
光極殿又哭於建始殿雨血平陽廣袤十里時  
聰子約已死至是晝見聰甚惡之謂粲曰吾  
寢榻頓怪異甚特約之言為妖比累日見之此  
兒必來迎吾也何圖人死定有神靈如是吾不  
悲死也朝終夕殮旬日而葬劉曜為丞相錄尚書

輔政固辭乃止以劉景為太宰劉驥為大司馬劉  
顓為太師朱紀為太傅呼延晏為太保並錄尚書  
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為太司空領司  
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太興元年聰死在位  
九年偽謚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

粲字士光少而雋傑才兼文武自為宰相威福任  
情踈遠忠賢昵姦佞性嚴刻無恩惠距諫飾非  
好興造宮室相國之府仿像紫宮在位無幾作兼  
晝夜飢困窮叛死亡相繼粲佛之恤也既嗣偽位  
尊聰后靳氏為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宣氏

彌弘德皇后王氏彌弘孝皇后靳等年皆未滿二十並國色也粲晨夜烝淫於內志不在哀立其妻靳氏爲皇后子元公爲太子大赦境內改元漢昌雨血于平陽靳準將有異謀私於粲曰如聞諸公將欲行伊尹霍光之事謀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若不先之臣恐之來也不晨則夕粲納準懼其言之不從謂聰二靳曰今諸公侯欲廢帝立濟南王恐吾家無復種矣盍言之於帝二靳承間言之粲誅其太宰上洛王劉景太師昌國公劉顓大司馬王驥大司徒齊王劉劼

等太傅朱紀太尉范隆出奔長安又誅其車騎大將軍吳正劉逞驥母弟也粲大闕上林謀討石勒以靳準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粲荒耽酒色游蕪後庭軍國之事一決於準、矯粲命以從弟明爲車騎將軍康爲衛將軍準將作亂以金紫光祿大夫王延耆德時望謀之于延、弗從馳將告之遇靳康劫延以歸準勒兵入宮仆其光極前殿下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于東市發掘元海聰墓焚燒其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大將軍漢大王置百官遣使稱藩于晉左光

祿劉雅出奔西平尚書北宮純胡松等招集晉人  
堡於東宮斬康攻滅之准將以王延為左光祿延  
罵曰辱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  
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  
准怒殺之

### 陳元達

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也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  
改云陳少而孤貧常躬耕兼誦書樂道行詠忻忻  
如也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元海之為左賢王聞  
而招之元達不答及元海僭號人謂元達曰往劉

陳元達

公相屈君蔑而不顧今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  
笑曰是何言邪彼人婆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  
吾固知之矣然往日所以不往者以期運未至  
不能無事喧、彼自有以亮吾美卿但識之吾恐  
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元海果徵元達為黃  
門郎人曰君殆聖乎既至引見元海曰卿若早來  
豈為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惟性之有分盈分者巔  
臣若早叩天門者恐大王賜處於九卿納言之間  
此則非臣之分臣將何以堪之是以抑情盤桓待  
分而至大王無過授之謗小臣免招寇之禍不亦

可乎元海大悅在位忠蹇屢進讜言退而削草雖  
子弟莫得而知也聰每謂元達曰卿當畏朕反使  
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曰臣聞師臣者王友臣者  
霸臣誠愚闇無可採也達邀陛下垂青相納九九  
之義故使微臣得盡愚忠昔世宗遙可汲黯之奏  
故能恢隆漢道桀紂誅諫幽厲弭謗是以三代之  
亡也怒焉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遠捐  
商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  
羣臣知免及其死也人盡寃之

載記卷第二

晉書百二

陳元達

可乎元初大然在位志氣壯盛... 朕長鄉乎元運即而... 子弟安得而知也... 之義故使微臣得... 故能扶隆漢道... 亡也... 商周覆國之... 覆臣知免及其死也... 人盡免之

載記卷第三

晉書百





